



2014年 第4期

专栏



读(版画) 肯特(美)

24 石舒清 日记选钞(三)

日记选钞(三)

■ 石舒清

2013年2月12日 星期二 晴

每年年关刚过,南门那里都会有书市,像赶庙会似的。并没有什么好书,但还是要去看看。即使只为了了了一个心思,也要去看看的。

坐BRT1路,去了南门卖书的地方。书摊不少,好书不多。有一套《王蒙选集》,品相很好,但摊主要六十元,贵了一些,没买。明天还是买来吧。很高兴的是买到了一套两卷本的《中国监狱史汇编》,从秦一直选到民国直到延安时期。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监狱里的人生总是特别的人生吧。可惜多系监狱条例,而少人事。于我而言,如同求车而得其辙了。但还是高兴,看看历代监规的同异之处也是很有意思的吧。在同一个书摊上还买到莫言的《蛙》和曾杏绯出于1994年的一本画册。曾老太太的画我还是很喜欢的。老人家的画有生机有品位,是一般情怀不良的画家不可以比的。在小马的书摊上收到一本1953年版的《哈吉·穆拉特》,刘辽逸译,有精美插图,应该是非常难得的版本。在另一个书摊上还收到十余本《文教资料简报》,一本一块钱。很好的资料书,有许多值得一看的资料,是由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辑的内部刊物。此书并不摆在书摊上,那摊主大概知道我的兴趣所在,问有这样的书我要否,我当然要的,他才从一个小包里拿出来。看来他不是作为宝贝秘而不宣,而是觉得不好意思拿出来吧。他一定是当破烂收来的。在我手里可就成了宝贝了。在小马的书摊上还看到一册很是精美的《穆罕买斯》,林松译,看了看译文,好像一般,缺少神秘感和深刻性,而原文一定与这两样的。林松先生是温婉和煦的老

人,不易译出精深的一面吧。

2013年2月13日 星期三 晴

起床很晚。起床后修改给甘肃画家杨立强写的文章,总还是鼓吹文字吧,只能如此而已了。

这两天总梦见被恶狗追咬,好像一连梦到几次了。我需谨慎一些,免得与什么人龃龉起来,弄得自己一身臊臭。我还是缺乏战斗的手段和心情的。苟安而已。能安则安,不能安时,则以躲为上。一躲了之。昨晚梦见从哪里回来,忽然凭空地看见一只恶狗疯了似的向我扑来。我觉得它实在是有些小题大做了,我和任何人之间没有暴怒到如此程度的仇怨的。但是来不及多想,得做好应战准备。手里没有什么可以抵御的东西,匆忙间我脱下自己的单衫子来,向它抽打着,但似乎并没什么防御的能力,眼看着狗就要咬到我了,吓得我惊醒。觉得周围的空气是那樣的异样,正像危险刚刚过去那樣的感覺。又梦见我们在考什么试,都是一些很没有意思的考题,我却是没有答好。我总是考不好试在梦里。

昨天早晨和黄昏都得到一个好像是从国外来的电话,号码上能看得出来的,前面三个零。我想可能是陈大爷吧。陈大爷前些年和我多有联系的。他资助着很多我老家的学生,通过我们的教主。我代教主和他通着信息。是一个很好的老人,儿女都在美国,他们老两口也随同去美国了,有时候会打一个电话过来。但昨天的电话我却没有接,我不知接到电话我该说什么。但这样子肯定是很不好的,

拂了一个老人的心愿。我是习惯于尽量不要多事的人。

午后和白草联系,去了南门旧书摊那里。白草的母亲刚刚归真,这使我看到他的憔悴。呜呼,世竟有无母之人,记不得这是谁的感慨了,但这感慨之深,却是难以忘记的。在小马的书摊上收到一大堆旧书,多系五十年代版本。还收到一本关于海原大地震方面的书。家乡的那次大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好像总有未尽之愿。我总该就此写出点什么来才是。又看到那套昨天就看过了的《王蒙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四卷。依然要价六十元,昨天就是这个价,觉得贵了。今天去,担心书没了,书还在的。你要那样高的价卖不出去嘛,今天是不是应该降降价了?不降,还是那个价。后来费了许多口舌,这才少了五块钱。这已不是少不少钱的问题了,我觉得应该杀杀摊主的威风了,不能让他这样的说一不二。买卖买卖,总得说道说道的,总得有要有还的,不然就只有一个字,而不会有两个字。买了这套书,实际上还是很高兴的,觉得是个收获。五十五元钱,在今天只能吃一顿很一般的饭吧,能买二斤牛肉罢了。

2013年2月14日 星期四 晴

时光迅疾,好像什么也来不及做似的。这样的時候,就不要打算做大事,要从小事做起。不要同时做多件事,而是要静下心来做一件事。但是心好像被蛊惑了,心里总有一种人去屋空杯盘狼藉的感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间老屋子,人们出出进进,都自称为这里的主人。

昨天买到一本关于海原大地震的书,其实书中的史料也并没有多少。不论谁去搞调查,也总是找出那几个震后的幸存者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倒像是道听途说来的。其实所谓幸存者,大震时不过三五岁的光景,能说得一些什么呢?不过是唱唱“摇摇头”的歌子罢了。但对于我的家乡来说,这无疑百千年来的最大的事情。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总是对家乡的这件大事有相当的兴趣,想着总要就此写一篇什么才是,不然真是枉为了一个写作者。要留心这方面的事。记得莫言曾经引用过一句话,道是:素材是我用来挂取小说的钉子。始终要清楚

的一点是,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展示素材作为目的来写小说。素材只是为我所用而已。作者是万军之帅,素材只是兵马粮草而已。有人可以以少胜多,有人可以以弱胜强,这都显示了领兵者的重要而不是兵马的重要。好的作家和好的帅才一样,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一个叫马德祥的老人,也是大震的幸存者,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地震时,他的父亲正在炕上做皮货,情急之下,用自己的身体把他护住,但是没有护他的姐姐,他的父亲因此被打折了三根肋骨,他也因此得救了,但是他的姐姐却受了伤,也不痛也不痒,但是第二天早上却气走了(去世之意)。这一段是叫人难忘的。县上一个妇人的丈夫地震中打坏了,留下了一个女儿,马德祥爷儿俩倒插门到那妇人家里,爷儿俩娶了那娘儿俩。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婚姻。

中午,回父母那里去了。母亲和妹妹不在家,父亲牢骚说,又去给母亲买围巾了。妹妹和母亲是特别亲的关系,这一点使我格外欣慰。父亲害怕过分地享受生活,比如买了奶子给他喝,他会说,我不会惯这个毛病的。父亲主动地把自己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父亲忽然间当了皇帝,他怎么安排他的生活呢?妹妹买了一个包,五百元,父亲全然不能理解,一个包这样贵,用它来装什么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父亲完全是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惜福中生活,心总是裕余的吧,这其实并无什么不好。

一会儿母亲和妹妹回来,没有买到围巾,说是店门没开。过两天我带母亲去买吧。必须给母亲买到她喜欢的围巾,一领围巾能有多少钱呢?妹妹回来后又要出去,因要给她的女儿赛赛配眼镜,我因为牵挂着旧书摊,也想同去。于是就去了。我骑着自行车,戴着很笨的手套,不便握住车把似的。在老王的书摊上买到一本《中国古代格言选》,精装本,1988年版。很好的书。老王两口子、女婿小吴,都在书摊上的,一般来说,老王翁婿的心都比较轻的,心重的是老王的女人,那个高个子的心态年轻的老女人,我总是不愿在她跟前买书,但她在家里又显然有着决定一切的权力,老王和他的女婿小吴都好像有些惧她。果然我向小吴问价时,小吴向着岳母的方向努努嘴,我就看到那高个子女人像

个刚刚削开的铅笔那样子走过来。我心里不快,也只好给她看,是人家的书嘛,咱们没有选择卖主的权利的。那女人照旧把书在手,像个行家那样看几看,我想,她一定要讨二十块了,要是她讨二十块,那么就回她十五块,若是成交,皆大欢喜,若十五不卖,就忍痛不买了。不能惯这女人的毛病。没想到她一开口,却只要了十二块。我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爽快使她诧异,立即明白是给我卖得便宜了。显得措手不及的样子。这时候,反而是老王和小吴一再埋怨说,她不会卖书,小吴说,刚刚有人给了十五块,也没有卖。那女人却是强势的,虽然自知理亏,虽然心里后悔,口头上却是不饶那翁婿俩的,还击似的说,我知道,我是卖给小田,才卖那么便宜。好像又是在看了我的面子,实际上是她判断错了。她却不认这个错。我觉得我得帮她一下,其实她也是不需要帮的,家里的那两个男人是奈何不了她的,但我觉得我得使她心里平衡一些。于是说,十二块是一个公道的价,并不便宜的。虽然阳光不错,但是觉得冷。风很硬。迎风骑车时,用力踩车子,也骑不快。

从父母那里出来,表弟里木和我一同出来,站在那里陪我等106公交车。表弟来给我儿子补课,却租房子住着。他喜欢一个人呆着。大学刚刚毕业。他不说什么时,好像总是在一种很深的沉思中。现在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他主动和我谈起我儿子的事来,说他的基础差,又不好学,找人来补,益处不大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当孩子自己不努力时,别人是鼓不上劲的。

回家来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诗人雷抒雁先生昨天夜里去世了。我上鲁院的时候,雷先生是我们的院长。一次为什么事还去过他的办公室。这几年他多次来宁夏,然而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我总是很格色的人。前几年就听说雷先生得了癌症,是温亚军告诉我的,说是正在住院。但此后总是见到雷老师出席各种文学活动,就以为会出现奇迹,他的病会好转起来,不料却传来这消息。雷抒雁先生一路好走。看了冰心先生给《穆斯林的葬礼》国际版写的序,写得真好。这是有感情有见地的序文,老先生果然好手笔,不可以小觑和妄言的,之所以出言如此,是因为我确实说过关于冰心先生不好的话。那也是因为我看了她的某些文章,感觉

不满,因而说出的吧。

2013年2月15日 星期五 晴

昨夜做很恶的梦,梦纠缠着,似乎不甘心将我从梦里放脱。梦见精神失常者的固执。梦见我包里背着一颗人头暗中兜售着,好像是八万元卖出去了。总之恶梦很是影响人的精神,使人的精神成为脆弱的。

妹妹今天回家。到车站去送她和两个外甥女。拿着一本书。不方便在车上看。这样的句子过目难忘:

大文弥朴,质有余也。

——扬雄《法言·词神》

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

——李之仪《跋山谷书摩诘诗》

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

——文天祥《集杜诗·自序》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戴复古《论诗十绝》

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语

此语虽早熟悉,但还是愿意再三重复,以便使自己在这一点多有领会和实践:

词句究竟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诗之至处……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

——叶燮《原诗》

2013年2月16日 星期六 晴

夜里梦见自己去理发。一个女子,给我理了几剪子,忽然像是有事那样离开了,好久不见再出来。理发店里很多人。我求其他人给我理理,但没有人答应。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头理了一半,不便离开,只好等候原地。心里是很着恼的。又梦见自己从某家出来,正好遇到主人,他本来还对我客气,听说我私自进入了他家时,即变了脸色,好像我拿了他家的什么似的。后来好像得知我就是乡里传言的那个写书的人,就对我客气起来,拿出一本祖传的老书给我看。我也看不大懂。

就是这样的一些乱梦。

午后回父母那里看了看。拿了查晓原新拍的片子《宽恕》给老人看,我也睡在沙发上看着。但是睡着了,醒来一头的汗。感冒了,出出汗也是好的。

查的这个新片,从感染力上来说,不及《两个人的村庄》和《虎虎》。但是背景却更宏大,分量也更重一些。片子讲述的事发生在“极左”时代,一个基于民兵营长随意诬陷好人,仅一个大队,就被他弄出了五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其中有被枪毙者。而村民们对什么是反革命很感茫然,正像片中的一个人说的,人家说××叛乱就应承个××叛乱,说××叛乱就应承个××叛乱,其实什么也不清楚的。人家把材料整好了,喊着说,来,把指印按上。乱麻麻的字,认得的只是自己的名字,就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上手印。时过境迁,人都老了,回想往事,不免忏悔,于是那个时任营长的人就找到这些受害者,想在自己辞世前取得他们的原谅。

其实追根究底,给人们带来不幸的并非“营长们”,“营长们”不过是一些品行低劣的执行者而已,最应该忏悔的也应该不是他们,这是一笔复杂的账,从来就没有好好算过。但百姓们良心未泯,私下里算着这样的账,算着和自己有关的部分,想把自己从罪孽的泥坑里救出来。

2013年2月17日 星期日 晴

午后,和老婆带女儿去买衣服。女儿因为瘦小

的缘故,衣服不好买。老城、新城都转了,勉强买到一身牛仔衣。我们虽然在城里十多年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还是显得土气。我给女儿开玩笑说,好像别人是苹果,而我们只是土豆。

有很贵的衣服。其实衣服不必选贵的,或者说人没必要穿太贵的衣服。穿太贵衣服的人,其精神世界一定多少是有些问题的。这和给劣马配好鞍子一个道理。马好不在鞍子,人的分量也绝不体现在服饰上。比如服装模特,是最会穿衣服的人,然而也只是服装模特而已。人们会觉得他们的一切好都在表面上,虽然也好,然而只是表面上的好。

买衣服时,一个售货员问我们是哪里人,原来她也是海原人,但是看起来很洋气,若不开口,若不自己承认,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她长得好看的缘故,说家乡话时,使家乡话别有了一种味道。在他乡遇到认不出来的老乡时,印象会更加的深刻一些。

2013年2月21日 星期四 晴

昨天写发言稿,是关于《穆斯林的葬礼》改编为电视剧的。写得还算认真吧,但是这部小说我却没有完全看过。就看过的片断而言,文字距离经典文学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也不错。近三十年过去,依然是可以读的作品,这就不易。作者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年龄比我还要年轻些,她的修养是我远不及的。她的问题在于,还是过于文艺化了一些,而我现在更喜欢生活化一些。

昨晚二连襟、五连襟夫妇来我家,听到门铃响,有些不耐烦,但是见到他们后又感到很亲切。我就是这样,对孤独和热闹都是喜欢的。但是身在一面时,即拒绝着另一面。大家很容易认假为真,人云亦云,没有人来究查其实。而究查其实也是需要能力的,需要有专业的眼光和不俗的情怀。

送走连襟们,开始睡前的读书,读到一则民间故事,是由著名民间艺术家孙剑冰先生采写的。很有意思。孙先生是从一个叫孙贵的木匠那里采写来的,然而没有采写完整。孙木匠一边给人做木活,一边讲故事,孙剑冰先生就在一边记着。但是孙木匠说得太过投入了,竟将木头改错了一寸,使得主家很不高兴。故事也因此没有再讲下去。等孙

先生当完近二十年“右派”再去寻孙木匠讲时，孙木匠已经不在世了，而由村里的另一人来讲，故事已经被讲成了另一个面目，而且讲得很不精彩。这使得错失良机的孙先生引为憾事。这个过程很好，有许多令人感慨的东西，可以写一篇小说的。写小说就是写感慨。拟再找两三个民间故事，写一组这方面的小说。

2013年2月22日 星期五 晴

起床甚晚。昨天上午去出版社买了二十本自己的书。然后趁便去了海宝旧书摊。

买到一本好书《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为此书第三卷，内容为“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编。当时印数只三千册，算是稀见之书了。摊主要价五十块，折去一半，二十五块买来，品相也还好的。是要认真一读的书，可惜只有其中一卷。但交涉史料，最是有可看处。因交涉必有迂回和火花，要留心这样迂回和火花的地方。史料后面总有很多曲折幽深的心思，是需要好好揣摩的。还收到一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打头的就是舒芜的告密资料，把多年来胡风写给他的信分门别类，巧加罗织，终于造成了祸及千万人的文字大狱。舒芜其人，也有一死。奈何做事如此下作。然此人下作，也是看准了风向，投人所好而已。书无疑是好书，只是品相太差，是需要好好收拾一下的。

邮购到希姆博尔斯卡的诗集一部，是由台湾译家译的，但是感觉一般，没有先前读过的那个译本好，那个译本的译者好像是林洪亮先生。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 晴

流水账记今日事。昨夜，看书很晚才睡。

读民间文学家孙剑冰先生采写的一本故事集《天牛郎配夫妻》，很有意思。这才是了不起的民间文学家。孙先生在书后写了一篇文章，是专谈如何收集这些故事的，有许多收集故事的方法是可资民间文学收集者借鉴的。行行出状元，孙先生是民间文学方面的状元了。比如他说到在农村，因为种种原因，一些真正会讲故事的人大家未必知道他，

而一些被大家认为会讲故事的人，其实却未必真会讲故事的。孙先生就说到一些破落子弟，流落乡间，旧书多少看得几册的，比如《封神演义》《杨家将》等，多少会说几句的，但是他们始终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接连起来，他们的故事是从书面上来的，而不是从口耳相传中来的，不是从泥土中来的，也未必会讲。因多识得几个字，看得几页书，就让庄户人认为他是会讲故事的了。其实这样的故事，只要会认字的，都可以看到，而且要强过他的讲述的。而有些人，比如一些没有什么地位的人或者不便出头露面的女人，他们本来是很有讲故事的天赋的，也听到过一些老人讲过的故事，却没有机会一展身手，这些都需要采集者一是要明了实情，二是要善于用好的方法诱使那些真正会讲故事的人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孙先生就写到一个小媳妇。她原本是很会唱山歌的，但是她不唱，在人多的场合，她流露出对这个事件感兴趣的样子，但是让她唱，却推说不会。看样子她却是会的，只是不得已才不唱而已。后来才打听到她之所以不唱，是因为她的大伯子在场，而她的丈夫性格懦弱，在她的家里，她的大伯子对他们一家是有着某种威压感的。知道了这内情，于是一天，孙先生就使一个唱歌最积极的老太太，把这女人和另一女人约到老太太家里，在一个封闭的相对安全的无压力的环境中，这个小媳妇果然唱起来了。唱了很多。内行看门道，所以无论什么事，听内行说话，总会给人特别的教益和启发。

我拟把其中的一个民间故事改作小说。这个故事无疑也是很小说化的。

另外看了井上靖先生写匈奴的一个短篇小说，井上先生的小说我是非常之喜欢的。井上先生借用中国题材写了不少小说，而且写得很好，可见只要有写作的能力，间接的材料完全是可以写出好作品来的。

今天女儿去西安上学，因此得回去和女儿坐坐。

上午说好要去海宝旧书摊给同学马云《一朝县令》，我提前去了，以便她来之前我有时间看看旧书。刚到书摊上，那个常常会收到一些老旧资料的人便上来问我，有一封老信，想不想看。原来是“文革”期间，一个老人因儿子受难，写给毛泽东的

信，还有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回信等，是不错的史料。只是他要八十元，使我觉得贵了，没拿。心里总还是惦记着，明天再去看吧。还有一个人手里有两大包“文革”后期的一些平反材料，大概有十几个人的资料吧。要三百元，觉得贵了，没要。其实若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就不会过于计较贵贱。老刘的书摊上有厚厚一摞八十年代宁夏出版社的用稿或退稿信，其中竟有金庸的信，但显然是复写件。而且所有的信都被水浸泡过了，许多字迹已看不清了。我还是挑了一些。其中有沙叶新、王拾遗等人的信。虽被水泡过，但还是可以收来作为某种资料的。退稿后还写退稿信，现在早没有这样的事情了。有诗人木斧写给出版社的一封信，是说要买自己的书，而且是要精装本，要七百本，这真是不算少了，而且这也是现在的出版社最乐意听到的消息，但是在木斧先生的信上，却旁批着这样一句“此事与我部门无关”，看来那时候的编辑只管编稿，不必理会创收不创收的。现在的编辑却成了自产自销者。在小王的书摊上收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这书我有过一本的，记得是从海原中学的图书室里借来，没再归还，而是以高价赔偿的方式据为己有。今天见到的一本显然版本不同，而且品相很好。这是我喜欢的书，多买一本也是有必要的。小白还以十块钱的便宜价钱卖与我一本《海子诗歌全集》，厚厚一册，精装本，标价八十八元，拿在手里像拿了一块砖头。这书得有一本的。但是比较于海子的诗，我更喜欢顾城的。还收到闵生裕的一幅团扇书法。

下午一家人到火车站送女儿去西安上学，女儿照旧哭哭啼啼的，知道她主要还是牵挂着奶奶。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晴

曹用兄约我今天去看某某在银川的画展。很愁去，害怕人事上的招呼。但是已经答应他了，就不得不去。后来想，还是不去了吧。就找出托辞，说人家没有叫我，主动寻上门去，会不会使双方为难，比如是否让人家觉得我要是画来的。实在是借口了，但曹用这个人的好处是从不为难人，虽然他自己热心帮朋友的忙，几乎很少拒绝过朋友的请托，但朋友推掉他的所请时，他却常常显得通情达理。果然

短信给他发过去后，他就没有再勉强我同去。

申霞艳来信，说她的稿子是专为一家刊物写的，是约稿，不能发第二家的，希望《朔方》最好能将她的稿子撤下来。给梦也说了原委，也就撤下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申发来一篇她的访问记，是访问《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老先生的。因金先生的性格特别的原因，采访记写得很精彩。也还写到当时的一些关键性人物，像周恩来、江青等，因此这篇文章还有着史料的价值。当时推荐给梦也看了，希望在他们的刊物《朔方》上发一下。他们也觉得稿子不错，拟在他们的刊物上发了。但申霞艳知悉后却不同意，认为预先约这稿子的《作品与争鸣》会不高兴。一件好事，也可能办砸。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有些作者，写了稿子，发不掉，有些作者，写了稿子，却是多家来抢。

中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看一本叫《伴驾生涯》的书，李国雄口述，王庆祥撰写。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李国雄系末代皇帝溥仪的侍卫，前后侍奉溥仪达三十三年之久，不能说对溥仪不熟悉了。

溥仪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是足供端详和揣摩的。我买到关于他的书已有多部，这一本也是很有意思的。其中有许多小细节令人难忘，比如溥仪不能人事，就使得他的皇后和几个妃子不能安分。皇后竟与人私通，生下孩子。

其中写到这样一个小细节，说是一个叫李体玉的侍从，“人很精明”“心眼花花”，所谓“心眼花花”，就是说他习惯于拈花惹草，早就引起溥仪的怀疑了。一天早上，溥仪带着几个侍从在药库里翻腾东西，这时候李体玉忽然走了进来，别人还没有发现什么，溥仪却已经看见了，问他的嘴上怎么了，原来李体玉的嘴上竟然有口红的痕迹，显然是偷情所致。李体玉急中生智，忙说，他的嘴唇近来有些发干，因此涂点口红，好让万岁爷看着顺眼。竟就这样子支应过去了。此后好多天，李体玉都给自己涂口红，以表自己所言不虚。

还有一次，李国雄看见溥仪带着几个侍从，兴冲冲往一个宫内太监的房里去，溥仪首当其冲，因溥仪没有喊李国雄参与，李国雄只能远远地看着，即刻听到屋内传来太监惊恐的声音。原来溥仪带

一帮下人们去看太监的下身是什么样子，几个侍从按住太监，溥仪亲自动手脱裤子，脱掉了，看见太监那里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好像在那里掏了一个坑儿，溥仪就在太监的下身那里唾了一口，带着侍从们心满意足地出来了。

溥仪还习惯于给下人们赏东西，收音机、自行车、照相机等，在那个时代还属奢侈品的东西，只要高兴，就会赏给下人们。李国雄就得到过照相机、收音机、琴的贴膜，还有一串佛珠等，但是一次溥仪赏给一个下人什么，待那人捧着盒子欢天喜地地出门后，却听到溥仪在屋内大笑的声音，原来他把自己刚刚拉下的大便作为赏品赏给那个人了。

溥仪是很信佛的，朝暮都会做佛事。也相信因果报应。一次，他让侍从们惩罚一个童工，侍从们竟把那个童工打死了。溥仪即惩戒了几个涉事的下人，还自己念了往生咒。有一个叫铁琦的人，是内廷司房的采购，但是他采购了东西，却并不给人家钱，而是中饱私囊，终于让一家公司上门来索钱。铁琦见情势不好，溜之乎也，却被溥仪托日本宪兵队擒获。溥仪命李国雄代他惩罚铁琦，让把铁琦打上一顿。然后绑了他，在院子里游行，让所有的下人们都能看到，好引以为戒。溥仪特别告诉李国雄，等铁琦示众完毕，就把他从哪个门里悄悄领出去，放了他，对外面可放言说，铁琦已因贪腐不法给日本

宪兵队枪毙了。溥仪笃信佛教，是不愿杀生的。常常身上带一个铝制方盒，里面装着消毒棉球，蚊蝇落在身上，他就驱走它们，然而并不将它们杀死，等它们飞走后，在它们落过的地方用消毒棉球消毒。这都反映出溥仪这个人性格很特别的一面。

等成了阶下囚后，溥仪已没有了皇帝的尊严，和他的一帮下人们给铅笔厂糊铅笔盒，偏溥仪又是最笨的，不只速度慢，糊的铅笔盒还不好看。原肃亲王的儿子宪原不敢惹别人，不敢监督别人，却盯着溥仪不放，以很尖刻的话讽刺溥仪，溥仪也不服他，说他世受皇恩，却薄情至此。两人的吵闹声引来了管教干部，问为什么吵，宪原指着溥仪糊的铅笔盒振振有词地说：“你看溥仪糊的铅笔盒，歪歪扭扭像什么样子。”溥仪辩解道：“这也不错嘛，比昨天糊得还好呢。”读到这样的地方，心里的感喟自然是很多的。而侍奉了溥仪三十年的李国雄，在得到特赦的一瞬，竟没有去给还在劳改的溥仪道一声别，他觉得一来他恨这个毁了他一生的人，二来他也要避嫌。这些都是有极多的滋味在其中的。人是利益的动物，利益驱策着人，使人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一会儿是这么个角色，一会儿又是另外的角色。

这本书是应该好好读读的，而且也应该细细地记一记笔记。

[责任编辑 小文]